

雄神

阮德胜 著

雄

时代出版
AP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傩神

NUO SHEN

阮德胜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雒神/阮德胜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7-5396-5322-8

I. ①雒… II. ①阮…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11168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封面题字: 贾平凹

插 图: 吴祥忠

责任编辑: 宋潇婧 王婧婧

装帧设计: 褚 琦 许含章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 press-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 awpub. 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 710 × 1010 1/16 印张: 24 字数: 40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傩神



阮德胜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阮德胜，男，安徽池州人。1971年出生，1991年入伍，2012年转业。曾就读于第二炮兵指挥学院新闻干部班、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解放军艺术学院。艺术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理事，安徽省文学艺术院签约作家。

1987年开始创作，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清明》《作品》《飞天》《绿洲》《山花》《解放军文艺》等报刊发表作品千余篇。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二一》《父子连》《大富水》（上下），中短篇小说集《靓嫂》，随笔集《血的蒸气》《血的方向》，散文诗集《红太阳永不落》，报章文学集《热爱》，文化读本《贵池雉》等14部。先后获中国当代小说奖、全国梁斌小说奖、中国人口文化奖、全军战士文艺奖、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评奖一等奖等60多个奖项。



当然,此书献给我的故乡,和她。

戴上脸子是神，摘下脸子是人。

——(中国)池州民谚

我见过傩神！

在皖南秋浦青峰山、白水河之间的“九金十三梁”外加“二钱三芬四季”的三十一个傩村，说过这话的只有我，也只有我敢说。因为傩村里我是唯一见过傩神的人，而且见的还不止一次，至今已有两次。

头一回，我八岁。九个金姓村的大人听见我说看到了傩神，吓得一个正月不敢喘大气，都在提着心、吊着胆，生怕我触犯了傩神他们会遭到什么报应。正月十五，总算有头有尾地送走了傩神。出了年，我大金高榆瞅准了时机，把所有的担惊受怕集聚到一根扁担上，将我夯倒在老屋里——尽管那个时候，我大的气血随着送走傩神而泄得所剩无几，但那根扁担里没有一丝半毫的怜子之情——我大用“卖棺材恨人不死”的狠劲，逼问我什么时候见到过傩神。那一刻，我抬头看到挂在西墙上的我姆芬翠翠的画像，脑壳里仿佛泼进了一瓢子瓢冷水，顷刻灵醒了过来：我即使原原本本地将见到的傩神说给了我大，他仍然会固执地再次让扁担告诉我“不准胡说”。那时，我还没有学会撒谎，只能保证以后不再说“我看到过傩神”。即便这样，我大也没有放过我，还是用扁担头差点捅碎了我的额头骨，一个月牙形的疤子烙成了我的标记。等我翅膀硬到足以进入金氏祠堂一口气唱完所有全本傩戏的时候，才知道：我这么个要家势没有家势、要人样没有人样的邋邋孩子能长一双眼看得清人世的草木、锅碗里的饭菜就是傩神的保佑了，怎么能见到傩神呢？不是什么人想见傩神就能见到傩神的，况且人怎么可能见到神呢？只有神能见到人——傩村自古都这么认为。

金姓族长、“傩神大会”总年首金高桢和“头号金”的前山金村轮值年首也就是我大，一个在二月二外、一个在清明节里相继而亡。傩村人嘴上不说，心里比镶了一块镜子还要明：前山金村犯了傩神。“犯了傩神，年首不死也要掉层皮。”一年死了总年首和轮值年首，可见将傩神犯大了。

我敢保证，能把傩神犯到这么大的不是我。我说过我见过傩神，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犯不着傩神。我大也好，其他人也好，信不信是他们的事。金大杉好像有点信，又不那么全信。

在前山金村，金大杉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俩比过小鸡鸡，我比他前头的皱皱皮长，他叫我哥。那晚，金大杉主动从祠堂里跑出来，靠在门框上替我瞅着戏台上的角色出场，好让我适时往火堆里扔竹节，有的竹节能爆，很多直接烧成了火。金大杉让我少跑了两趟路，在他报完“宋仁宗”的“出场”时，我对他说：我看到了傩神。

好多年过后，确实还有个别人说犯傩神的是我，真正的前因后果，当年傩堂执事的人都知道，那是因为姑姑金双美。他们当然不知道里边多少有我脱不了的干系，这些我不敢说，说了前山金村甚至整个金姓村的人会像当时要撕了姑姑一样撕了我。我相信，傩神看到了，只是大神不记小人过而已，否则我也活不到这么大岁数。

时隔八十年，我又一次见到了傩神。这回，我却没有对任何人说。说了，又有谁信呢？闹不好，我在人家背地里还落个老糊涂的笑柄，连我差点儿也不信。我是老了，年景再好，八十八岁也是个老人了。我眼明耳聪脑壳清，一丁点儿不糊涂，我清清亮亮地看到了是我们金姓村的傩神，跟八岁时见到的一模一样。

三十一个傩村，共有五堂傩。钱芬李三姓是“新来户”的小姓，“二钱”供十三尊面具的“脸子”，称“十三太保”，“三芬”和“四钱”都供十八尊，称“十八学士”。“九金十三梁”是大姓，也是青峰山、白水河迁移最早的先民，“十三梁”供的“脸子”最多，有三十六尊，称“三十六天罡”；我们“九金”供的是二十四尊，称“二十四诸天”。

因为是在他乡，生怕有错，我还按照“龙床”上傩神恒定不变的摆位，一一数过，一个不差的是我们金姓村的“二十四诸天”。不同的是，八十年前那次他们是来，八十年后这次他们是走。傩神来去都戴着“脸子”，看不出他们的喜怒

哀乐。

“傩神的表情在人的心里!”第二天在机场匆匆离开新加坡时,我对自个儿说。

我姓金,也姓过钱,终究还是到金氏祠堂朝老祖宗磕下响头改回了金姓。无论姓什么,傩村都叫我“傩傩”。八十六岁那年,国家将我列为傩戏传承人时,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直接在证书上将我的姓名写成“金傩傩”。傩傩是我的小号,我也有大名——按“高大全有”的辈分,以及不知是哪代祖公与梁姓村的约定:依着青峰山林地为居的金姓男丁起名得带“木”,白水河下游赖以水田为生的梁姓男丁起名得带水——我叫“金大松”。我家门口有一棵松树,比灶屋里的水缸还粗,我用草绳量过。既然国家都这么认定了,傩村人也差不多忘了我的大名,再提它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干脆从今天起,我把“金大松”忘了吧!

在傩村,起个“傩”字小号的人很多,经常出现重名。如果不是同姓,便加上姓氏来做以区别,光我知道叫“傩生”的就有梁傩生、李傩生、芬傩生,金姓还有个“金傩生”的老祖。要是同姓中也有重名的,则在孩子头门心长合起来的时候,家人请族长在各房头的小祠堂里当着分支祖宗的面,顺着字音改过来,所以叫“傩送”“傩胜”“傩盛”的,起先都可能叫“傩生”。小号叫到踏进学堂门,便很少有人叫了。

直到我二十八岁戴上脸子成为“傩神”上台演出的那个晚上,我顿时明白过来,傩村人转着脑子用“傩”字起小号不单单是为了祈得傩神的护佑,而且是一种神秘的掩饰,因为有的人就是“傩神”直接“送来”的。我敢肯定地说,我不是“傩神”的儿子。我出生在“鸡蛋晒得鸭蛋熟”的六月六,“傩神”的孩子都出生在九月底或十月初,傩神只在每年的正月初七至十五办傩期间“送子”。话说回来,不能说所有出生在九月底或十月初的孩子都是“傩神”的儿女。正因为有这么一说,所以让所有男丁起“傩”字小号,是傩村祖辈的智慧:旺了族群,和了家庭。

女儿金三红是十月初三的生日。从小到大,我只叫她一个字:“红。”按时间算,红有可能是“傩神”的女儿,这一年还真办了傩,不过年首不是我。即使后来复傩,“傩神送子”再也不办了。到给女儿起名落户时,傩是白水河最大的“四旧”,提都不敢提半个字。但是,女儿在法国留学的时候,自己却给自己起了网名:傩喜儿。她那中文说得比羊拉屎好不了多少的男朋友劳森,还特别喜欢憋着劲地喊她“傩喜儿”,听着就像在田畈里驱赶偷吃粮食的鸦雀:啰唏——啰唏儿!

金姓村和钱姓村的人,咒骂过我的人不在少数。

金姓村最早还是骂我这一门子里触犯傩神的事,姑姑跑到了山外的青阳,我大埋到我姆身边的土堆里,他们只有骂我这个有人生无人养、有人养无人教的孩子。待我给钱姓人当了子孙,他们骂得最狠的是说我“见个坟包乱磕头”,现尽了这支八代祖宗达九代的世。

钱姓村里有两个人从骨子里咒我,一个是我老婆钱谷子,一个是钱运刚的老婆梁腊梅。

钱谷子咒我不出声,她专门从香纸厂找来一块松树桩子当菜墩,拿着菜刀剁一下咒我一回,见咒不死我,她把自己吊上了屋后的柿子树。

梁腊梅是点名道姓地骂我,在背后,只要有人提到“傩傩”两个字,她张口就骂:“他那戾样子,一辈子也就能那么九天!”要是不巧,我和她有个照面,她用手掰也得掰个茬子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个骡子货,除了那九天,你要是能多雄挺一天,老娘把脑壳砍下给你当尿壶。”

人到了这个岁数,日子是在往回路上过了。梁腊梅的骨头早已烂成了土,有时想想她骂我的话,还真是那么回事:这辈子,我只活了九天。

正月初七
(丁卯年癸丑月戊辰日·入日)

1928年1月29日

(星期日)

宜 修饰垣墙 平治道途 入殓 移柩 余事勿取
忌 嫁娶 移徙 入宅 开光

子时要“迎神下架”，金高榆这是第三遍到族长金高怪窗户根下“问钟”。往日，金高榆的觉就是钟，第一觉是二更，小便后接着睡。第二觉便到五更，起来烧上水，喝下两开茶，天开始打门拍窗。要是夜半有个什么大紧的事，心里过上一遍，让卯时醒绝不会睡过寅时的底儿。他从来没有到族长金高怪家问过钟，可初六夜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觉。“迎神下架”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程，动不得，早了晚了都会触犯傩神。他不得不一趟又一趟地从金氏祠堂里跑到村北边的族长金高怪家去问钟。前山金村只有族长金高怪家有一只钟，它能把日子算计得如同屋檐下的滴水：“滴答——滴答——”日子都这么过，人就成神了。

族长金高怪的声音裹挟着去年才翻盖的新房子味儿：“还有半个时辰呢！”话硬得能当拐棍子戳。

金高榆站在雪雾里，抬头看了看村子头上的青峰山，青峰山睡在天里，跟他儿子傩傩一样睡得比糍粑还实成三分。

对几辈才能轮到傩事年首的金高榆来说，这天是个聚人的好天，人越多傩神越乐呵。初三午后，金高榆新春头件事是上山砍了一担柴，意在来年“有财”。天是在他下山进村的时候开始变的，先是细雨引着，等他将两捆硬柴垛

到柴堆上，斜着看到大松树上托了白——下雪了。雪下得小得很，晃着腿，闲闲的，仿佛也是在过着正月，天上下，地上化，要不是露在外边的脸啊手啊时不时地接着凉，跟没有下似的。别看雪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下着，最能拴人，想走亲戚的不敢出远门，谁晓得去了山外，猛地下大了把山封住回不来咋办，家里有祖宗要倒茶供饭，族里有傩神要高接远送。办傩事，这种天最好，天也在帮金高榆。

听了族长金高桎的报钟，金高榆轻轻地出了门头上画有八卦图的院子，凑着马灯低着头找着路拐到了家里。初三下午，他将所有参加傩事的执事、唱匠请住到祠堂，便一直没有回家。

山里的傩村，只有梁姓大祠堂“公堂”田亩多，早年又有几个在外做官经商后人的支助，依然出了年门槛便将执事、唱匠集中起来吃住，其他族群好多年都不再集中了，其主要原因是大多轮值年首无力过多地贴补傩事“公堂”中的不足。集中执事、唱匠，既能温故差不多荒下一年的傩戏唱词声腔，又能教习族里指定下的男童学戏，同时还确保严格遵守礼神的禁忌：凡是执事、唱匠三天前就得沐浴更衣，与妻室分居。

今年前山金村能将执事、唱匠集中起来，是在去年正月十六定下的。当初族里议事决定下年轮值年首时，族长金高桎想将金高榆家跳过去。跳过不让做轮值年首，哪个族群里都有过，多是家里无后，极个别是实在无能为力才含着泪让给了下家。先年河东芬姓有户人家被跳过轮值年首觉得愧对先人，一家四口正月初七跳进了白水河。“一年受累，百年受用”，说的就是办傩。有人算过，前山金村要是按户头一年接一年不断线地办，得一个甲子才能轮上一回。

金高榆少年丧父、中年亡妻，家里有个待出阁的妹妹金双美洗衣浆裳，能续接祖上烟火的独苗儿子傩傩才穿上满裆的裤子，日子落得半边锅热、半边锅凉，他们家怎么能主持好一年一度的傩事呢？但金高榆是大辈，又是“九金”中“头号金”的直根，族长还旁了两支呢。金高榆听到族长的话风，赶紧抢过话

头，咬定要做来年前山金村傩事的轮值年首，并承下三件事：一是全年做庄稼活时一律先尽“公堂”后做家里，二是送傩神一套全新的二十四尊脸子的布套，三是开年在祠堂为执事、唱匠集中办四天的吃住。其他八个金姓房头都看出金高榆要主持傩事的铁心，说不出其他话，即使金姓傩事总年首的族长金高桎心里不愿意，头却点了下来。

金高榆从耳门进的家，点亮油灯，熄灭马灯，打了一盆清水，洗净手脸，拨了拨火桶里的炭火，孵了进去，又在怀里掏出其实早已烂熟于心的“请阳神簿”从头至尾一字不差地看了一遍。这本毛边糙纸上详细记载着金姓族群傩仪、傩舞和傩戏三规六律的“请阳神簿”，是祖爷从家族傩事“总稿”上抄下来的“副本”，到他这辈子终于用上了，是件上对得住祖宗、下对得起后人的光鲜事。

脚热乎了，身子和心就暖了，子时也到了跟前。金高榆掖好“请阳神簿”，用煤纸从油灯上引火点了马灯，再用手招灭了油灯。他如今只要招一次，即能将油灯、烛火招灭。傩堂里所有的火都不能吹，口有浊气，只能用手招，这一年他家的油灯都是用手招灭的，起先要十下八下才能灭，有次不小心沾到了油，把小拇指烧了一层皮。

金高榆一身暖气，雪沾不了身。从谁家窗子里透出给孩子把尿的灯火里能看得出，雪还在若有若无地下着。进入祠堂，金高榆手脚更轻了，祖宗在腊月二十四已请了进来，吵不得、惊不得，他到东西厢房拍醒了所有的执事、唱匠。

“迎神下架”的吉时已到，族长金高桎跪到了祠堂左后边的阁楼下，其他得空的执事、唱匠都跟着跪下。轮值年首金高榆赶紧沐手焚香，门外噹噹噹放了三声响铙，喊醒了整个青峰山，墙根下的狗呼地爬起来一声接着一声地吠叫着黑漆漆的天。金高榆上到戏台上，一一点着“亮匾”里的蜡烛，祠堂里比进了日光还亮。“亮匾”包括中堂屏风、对联，以及戏台两侧的“出将”和“入相”。屏风上写的是唐代诗人李白来秋浦作的《宿虾湖》：“鸡鸣发黄山，暮投虾湖宿。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银竹。提携采铅客，结荷水边沐。”从对联“负义宋中阴谋逼欠三千贯，怀仁李燮襄助和番十八年”不难看出，前山金村初七开场唱的是

“刘家戏”《刘文龙》，横匾写着“古道犹存”。管脸子的金高棣和管戏服的金大桐，顺着梯子爬到设有神龛的阁楼上，掀开幔帐，细细地清扫干净了两只大木箱，一只箱头上写有“日”，另一只写有“月”。这时，金高榆双手柄握着一把纸扎的五彩神伞立到戏台中央，见箱子启动时，他转动起神伞并高声诵起“迎神下架”的“吉断”。傩事中的诸多颂词，都叫“断”，有“吉断”“诗断”，也有“舞断”。

金高榆喊：“都来呀！”

“贺！”祠堂里所有人都在齐声应和。

“新年上七接神明！”金高榆接着喊。

“贺！”众人再应。

顶礼躬身品物亨，（贺！）庆贺良辰佳节景，（贺！）名成利就万年春。

（贺！）

都来呀！（贺！）

三杯御酒敬神灵，（贺！）保佑前山日日新，（贺！）堂上众神齐会集，

（贺！）驱邪逐疫保安宁。（贺！）

……

喊声响亮，和声更响亮，整个祠堂都在回音。

“日”箱、“月”箱字儿齐头朝外，摆到了台口中间。金高棣打开箱盖，背背相靠，“日”箱盛的是傩神的面具脸子，“月”箱装的是傩事的服饰。金高榆将转动着的五彩神伞立在两只箱子中间，以为覆荫，尔后恭敬地请来“二十四位戏神”牌位放在箱前，点上一对粗壮的长明红烛和香炉内的一支香。

“咚咚哐——咚咚哐——”戏台左边传来一锣一鼓的击奏声。

“迎神下架”结束。

族长金高桎回家补觉去了，晚上还要以总年首的身份主持“启圣”和“开

脸子”。过了初七，他只需要每天随着脸子，监督着金姓各村严丝密缝地按照矩地办傩仪、跳傩舞、唱傩戏，直到十五元宵节青峰山庙会，他才会再以总年首的身份与其他姓氏的年首交涉村与村、户与户、人与人的事端矛盾。

送走族长金高桧，其他人也都回屋接着睡觉。金高榆换下牌位前的一对红烛，哪个来讨要，他也不会给，要给金双美留着。他这才得闲坐到台前天井边上，和金高棣各吸了一袋烟。金高棣是金高榆的没有出三服的叔伯兄弟，金大桐是金高棣的三小子，选他们父子俩管脸子和服装，金高榆不放心也放心。要是担心有差错，金高榆最怕的还是自己别出什么漏子。

“高棣兄弟，”金高榆又装满了一锅烟，用手反复窝了窝烟袋头，感到没有了一丝口水和气味，吹着了媒纸，才递给金高棣，“我是头一回办傩，你在下头除管好脸子，还得朝台上多盯盯，你不看族长那眼里对我还是没有一丁点儿放心劲？”

金高棣吧了一口，见烟丝火不旺，又吧了一口，他说：“哥把傩神都敬到天上了。”

“双美这几天做的伙食，没有人讲话吧？”金高榆接回烟袋，将媒纸在石板上蹭灭了。

“你放心地照着‘总稿’规程办，怎么会差呢？来做傩事的哪个就是吃糠腌菜齁着喉管也不会扣一句、落一口的。”金高棣答着牙，吸了口凉气，“你那表弟的娘娘腔还真能顶得住。”

“族长听他唱了半本《孟姜女》，才同意让他来顶戏。”金高榆又点起烟。

轮值年首家必须得有人上台顶戏，否则傩神以为他家无后。傩傩还小，自然上了不台面。到今年轮空的“七号金”的黑槐金村“买人”唱戏也行，但那是两担稻的酬谢。好在“傩神照五服”，于是想到让二舅家的末脚儿子吴根旺过来顶戏，他十二岁来到前山金村读私塾，学会了金姓傩戏旦角的唱功。

正如轮值年首金高榆凌晨在“迎神下架”的“吉断”中喊的“日间暂且权息

驾，夜来灯烛闹喧天”，整个白天，只有一锣一鼓在单调地“咚咚哐——咚咚哐——”，锣鼓手是一炷香换一个班，不得间断。该备的都备齐了，该看的都看了不止一遍，金高榆猛地闲下来似乎一双手都是多余的，他又不能离开祠堂，得盯着香烛不断烟火，没有事就踩着锣鼓点子从门后天井转到台前天井，又从台前天井转到门后天井，一直踩到黄渣渣的日头浮悬到青峰山上。

“哐！”司铎在祠堂门前鸣了头遍铎。时辰到了酉正二刻，有女人扯着嗓门喊男人和孩子回家吃晚饭，说是吃饭，其实人人都不吃米粒，只是用些酒菜垫垫肚子的底儿。傩神还没有请到，先吃饭是一种犯忌。

金高榆快手快脚地在台前天井后摆上四排供案，出来门正好接住了金双美的担子，见傩傩跟着，硬硬眼神说：“你别再乱跑了，跟你姑在家迎了神，就来祠堂，唱戏时你来扔爆竹。”

“嗯！”傩傩看了看祠堂大门前火塘边上码着的两排青愣愣的竹节，哪一节都是由他扶着、金高榆一锯一锯锯下的，三根指头就是因为这落下了冻疮。

金高榆突然顶着脚，慢慢地调转过担子，他是怕篮子里的酒菜洒了，补问道：“你表哥咋一天不见人呢？我跟你高棣哥讲好了，上戏前，他到顺手边的‘喜门’外接脸子和戏衣，可别岔了！”话是对金双美说的。

金氏祠堂算是大堂了，依着堂内前后天井左右各开两扇门，靠正门后天井的是丧门，对着戏台前天井的是喜门。族里办什么事进什么门，规矩得很。

亲眷顶戏，不能当着祖宗的面戴脸子、穿戏服，否则祖宗不高兴，而是要到祠堂戏台边的“喜门”外，穿戴好之后，直接上台，祖宗认不得——哄祖容易，糊神难。金双美虽说是个女的，但傩事她晓得多，比小表哥吴根旺都多。小时候俩人在一起耍，她教他的总比他教她的时候多，他没少吃她的脑瓜蹦。

“他在补觉呢。”金双美低着头说，“哥专心在台上，我盯着他！”

金高榆把担子挑到台前天井里，分两路在案板靠戏台的边沿摆上一路二十四只碗，盛上饭；又摆上一路二十四只盅，倒满酒。再在酒饭的中后部，放上一个竹筛子，里边摆上自家的供品。熟食祭祖，生食供神。有一方带皮的猪

肉、一尾没去鳞的鲤鱼、一只留着尾翅羽毛盘成凤凰样子的公鸡，还有豆腐、米粬和酒茶，样样荤素，全都剪上红纸贴着，喜庆得很。

大约过了三刻，第二遍铙响起。金高榆在门外看到金改水家老婆在骂金改水：“你要得好死啊！人家供盘都快上案了，你还在跑尸打屎地东家串串、西家钻钻。”金改水一门在前金山村是例外，他是祖爷时才进的山，虽说辈分不同，名字不合，但一样的金子不放两样的光，脚落得很顺当，过了一代到两代，便彼此不分了。金改水看祠堂前有好多人，顶了一句嘴：“这不才二遍铙吗？船上人不急，你岸上人急断了腰。”“那你就别回来呗！”也是看着人多，金改水老婆甩着屁股回家了。

司铙在装第三遍火药时，各门各户的家长陆续端着盛着三牲、素供、香烛、纸鞭的供盘在等着“献供”，枪管刚举起来，家长们蜂拥进祠堂争着抢着往案板上放自家的祭品，随即点燃香烛鞭炮。顷刻间，又长又宽的供案挤得满满当当，台前天井里火灰冲天、纸屑飞舞、硫硝弥漫。

金高榆估摸着“献供”差不多上了案，示意金大桐点上黄表、放了鞭炮，众家长双手捧香一齐登上戏台，面朝大门跪下，族长金高桢和金高榆最后跪到中间。

金高榆开始“请阳神”——

伏以：

神通浩浩，圣德昭昭。凡有祷祈，必蒙感应。今年今月，此日此时，虔备信香，一心拜请。拜请：滚灯、走马、仙童、回子、二郎大圣。再焚尊香，一心拜请。拜请：金宅搬演唐文，一夜之后，祈保家门清吉，人眷平安。请神上马，乞求圣答。……

金高榆每诵到“一心拜请”时，家长们应声磕头礼拜。

随着金高榆的音落，鼓、筛金及大锣、铙钹、小锣齐鸣，家长们回到案板前